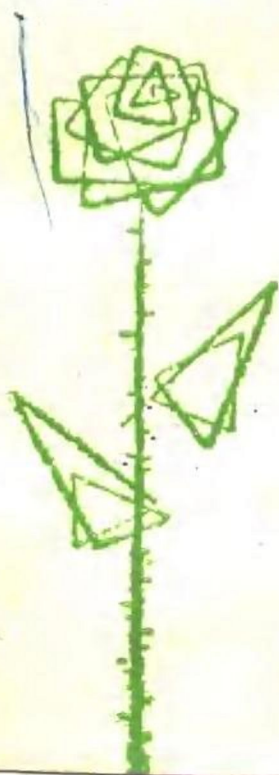


下 册

庐 隐 选 集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下 册

庐 隐 选 集

钱 虹 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庐 隐 选 集

(下)

钱 虹 编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三明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14.625印张 2插页 338千字

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280

书号：10173·661 定价：2.65元

下 册

散 文 小 品

中、长篇小说

目 次

第五辑 散文 小品

月下的回忆.....	(3)
· 蓬莱风景线.....	(7)
愁情一缕付征鸿.....	(10)
· 寄波微.....	(14)
雷峰塔下.....	(17)
夜的奇迹.....	(20)
星夜.....	(22)
美丽的姑娘.....	(24)
春的警钟.....	(26)
秋声.....	(28)
醉后.....	(30)
· 生命的光荣.....	(34)
东京小品	
咖啡店.....	(38)
庙会.....	(40)
邻居.....	(44)
沐浴.....	(47)

樱花树头.....	(50)
柳岛之一瞥.....	(56)
烈士夫人.....	(61)
异国秋思	(68)
几句实话	(72)
玫瑰的刺(七篇).....	(76)
秋光中的西湖	(110)
窗外的春光	(118)
夏的歌颂	(121)
我愿秋常驻人间	(123)

第六辑 中、长篇小说

海滨故人(中篇小说)	(127)
象牙戒指(长篇小说)	(178)
火焰(长篇小说)	(334)

一个觉醒了的女性	钱虹(436)
编后记	钱虹(464)

第五辑

散文 小品

月下的回忆

晚凉的时候，困倦的睡魔都退避了，我们便乘兴登大连的南山，在南山之巅，可以看见大连全市。我们出发的时候，已经是暮色苍茫，看不见娇媚的夕阳影子了。登山的时候，眼前模糊，只隐约能辨人影；漱玉穿着高底皮鞋，几次要摔倒，都被淡如扶住，因此每人都存了戒心，不敢大意了。

到了山巅，大连全市的电灯，如中宵的繁星般，密密层层满布太空，淡如说是钻石缀成的大衣，披在淡装的素娥身上；漱玉说比得不确，不如说我们乘了云梯，到了清虚上界，下望诸星，吐豪光千丈的情景为逼真些。

他们两人的争论，无形中引动我们的幻想，子豪仰天吟道：“举首问明月，不知天上今夕是何年？”她的吟声未竭，大家的心灵都被打动了，互相问道：“今天是阴历几时？有月亮吗？”有的说十五；有的说十七；有的说十六，漱玉高声道：“不用争了。今日是十六，不信看我的日记本去！”子豪说：“既是十六，月光应当还是圆的，怎么这时候还没有看见出来呢？”淡如说：“你看那两个山峰的中间一片红润；不是月亮将要出来的预兆吗？”我们集中目力，都望那边看去了，果见那红光越来越红，半边灼灼的天，象是着了火，我们静悄悄地望了些时，那月儿已露出一角来了；颜色和丹沙一般红，渐渐大了也渐渐淡了，约有五分钟的

时候，全个团团的月儿，已经高高站在南山之巅，下窥芸芸众生了。我们都拍着手，表示欢迎的意思；子豪说：“是我们多情欢迎明月？还是明月多情，见我们深夜登山来欢迎我们呢？”这个问题提出来后，大家议论的声音，立刻破了深山的寂静，和夜的消沉，那酣眠高枝的鹧鸪也吓得飞起来了。

淡如最喜欢在清澈的月下，妩媚的花前，作苍凉的声音读诗吟词，这时又在那里高唱南唐李后主的《虞美人》，诵到“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声调更加凄楚；这声调随着空气震荡，更轻轻浸进我的心灵深处；对着现在玄妙笼月的南山的大连，不禁更回想到三日前所看见污浊充满的大连，不能不生一种深刻的回忆了！

在一个广场上，有无数的儿童，拿着几个球在那里横穿竖冲的乱跑，不久铃声响了，一个一个和一群蜜蜂般地涌进学校门去了；当他们往里走的时候，我脑膜上已经张好了白幕，专等照这形形色式的电影；顽皮没有礼貌的行动，憔悴带黄色的面庞，受压迫含郁闷的眼光，一色色都从我面前过去了，印入心幕了。

进了课堂，里头坐着五十多个学生，一个三十多岁，有一点胡须的男教员，正在那里讲历史，“支那之部”四个字端端正正写在黑板上；我心里忽然一动，我想大连是谁的地方啊？用的可是日本的教科书——教书的又是日本教员——这本来没有什么，教育和学问是没有国界的，除了政治的臭味——他是不许藩篱这边的人和藩篱那边的人握手以外，人们的心都和电流一般相通的——这个很自然……

“这是那里来的，不是日本人吗？”靠着 I 站在这边的两个小学生在窃窃私语，遂打断我的思路，只留心听他们的谈话。过了些时，那个较小的学生说：“这是支那北京来的，你没有看见先生在揭示板写的告白吗？”我听了这口气真奇怪，分明是日本人的口气，原来大连人已受了软化了吗？不久，我们出了这课堂，孩

子们的谈论听不见了。

那一天晚上，我们住的房子里，灯光格外明亮；在灯光之下有一个瘦长脸的男子，在那里指手划脚演说：“诸君！诸君！你们知道用玛啡培成的果子，给人吃了，比那百万雄兵的毒还要大吗？教育是好名词，然而这种含毒质的教育，正和玛啡果相同……你们知道吗？大连的孩子谁也不晓得有中华民国呵！他们已经中了玛啡果的毒了！……”

“中了毒无论怎样，终久是要发作的，你看那一条街上是西岗子，一连有一千余家的暗娼，是谁开的？原来是保护治安的警察老爷，和暗探老爷们勾通地棍办的，警察老爷和暗探老爷，都是吃了玛啡果子的大连公学校的毕业生呵！”

他说到那里，两个拳头不住在桌上乱击，口里不住的诅咒，眼泪不竭的涌出，一颗赤心几乎从嘴里跳了出来！歇了一歇他又说：——

“我有一个朋友，在一天下午，从西岗子路过；就见那灰色的墙根底下每一家的门口，都有一个邪形鸩面的男子蹲在那里，看见他走过去的时候，由第一个人起，连续着打起呼哨来；这种奇异的暗号，真是使人惊吓，好象一群恶魔要捕人的神气；更奇怪的，打过这呼哨以后立刻各家的门又都开了：有妖态荡气的妇人，向外探头；我那个朋友，看见她们那种样子，已明白她们要强留客人的意思，只得低下头，急急走过；经过她们门前，有的捉他的衣袖，有的和他调笑，幸亏他穿的是西装，她们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来历不敢过于造次，他才得脱了虎口。当他才走出胡同口的时候，从胡同的那一头，来了一个穿着黄灰色短衣裤的工人；他们依样的作那呼哨的暗号，他回头一看，那人已被东首第二家的一个高颧骨的妇人拖进去了！”

唉！这不是玛啡果的种子，开的沉沦的花吗？

我正在回忆从前的种种，忽漱玉在我肩上击了一下说：“好好的月亮不看，却在这漆黑树影底下发什么怔。”

漱玉的话打断我的回忆，现在我不再想什么了，东西张望，只怕辜负了眼前的美景！

远远地海水，放出寒慄的光芒来；我寄我的深愁于流水，我将我的苦闷付清光；只是那多事的月亮，无论如何把我尘浊的影子，清清楚楚反射在那块白石头上；我对着她，好象怜她，又好象恼她；怜她无故受尽了苦痛的磨折，恨她为什么自己要着迹，若没这有形的她，也没有这影子的她了；无形无迹，又何至被有形有迹的世界折磨呢？……连累得我的灵魂受苦恼……

夜深了！月儿的影子偏了，我们又从来处去了。

（选自1922年《小说月报》第13卷第10号）

蓬莱风景线

日本的风景，久为世界各国所注目，有东方公园的美誉；再加上我爱美景如生命，所以推己及人，边先把“蓬莱”的美景写出以供同好：

（一）西京 西京风景清幽，环山绕水，共有四座青山——吉田山，睿山，大文字山，圆山。四山中睿山最高，我们登睿山之巔，可窥西京全市，而最称胜绝的是清水寺，琵琶湖。

清水寺在音羽山之巔，山上满植翠柏苍松；在万绿丛中，杂间几枝藤花，嫩紫之色，映日成彩，微风过处，松涛澎湃，花影袅娜。我独倚大悲阁的碧栏，近挹清香，远收绿黛，超然有世外感。庙宇之前，有滴漏，为香客顶礼时洗手之用。漏流甚急，其声潺潺，好象急雨沿屋沿而下。

琵琶湖是西京第一名胜。沿江共有八景。我们在五月七日的那一天泛棹湖中，时正微雨，阴云四合，满湖笼烟漫雾，一片苍茫，另有一种幽趣。后来雨稍住，雾稍散，青山隐约可辨。远望诸峰，白云冉冉，因风变化，奇形怪状，两眼为之迷离。

后来船到石山寺，我们便舍舟登岸，向寺直奔。此寺也在高山之巔，仿佛中国西湖之灵隐寺。中多独干老木，高齐庙阁。院中满植芭蕉，被急雨敲击，清碎如弄珠玉。

傍晚雨止雾收，斜阳残照，从白云隙中射出，照在湖面上，

幻成紫的粉红的嫩黄的种种色彩。我们坐在船上，如观图画，不久斜阳沉入湖心，湖上立刻罩上一层黄幕，青山白云，都隐入黑幕中，但数点渔火突兀自含情向人呢。

（二）日光 日光乃日本景致最好的地方，日本人有句俗话说：“不到日光不算见物，”日光的身价可想而知了。

日光共有十六景，其中杉并木，中禅寺湖，雾降泷，里见泷，中禅寺湖大尻桥几个地方更自然，更秀丽；不过最使我不能忘怀的还要算是华严三千尺的大瀑布了。

当日游华严，往还走了六十里路，辛苦是最辛苦，而有了这种深刻的印象，也就算值得。在华严泷的背后，还有一个白云泷，我们到了白云泷，看见急水如云，从半山中奔腾而下，已经叹为奇观；及至到了华严泷，只见三千尺的云梯；从上颠下垂，云梯之下，都是飞烟软雾，那有一点看出是水。这种奇妙的大观，怎能不引诱人们忘记人间之乐呢？

（三）宫岛 宫岛乃日本三景之一，所谓三景：是松岛（在北部）、天之桥及宫岛。我们于黄昏时泛舟海上，碧水渺渺，波光耀霞，斜阳余辉，映浪成花；沿海青山层叠，白云氤氲。在海上游荡些时，又登岸奔红叶谷。这时微风吹来，阵阵清香，夹路松杉峥嵘。渡过一小红桥，就看见红叶如锦，喷火吐焰，真是妙境；便是武陵人到桃源，恐怕还要叹不及此呢！

“蓬岛”称绝的三景，我只到了一处，未免是个憾事；不过在日本住了一个多月，游了八九个地方，无论到那处，都没有感到飞沙扬尘满目苍凉的况味；就是坐在火车上，也是目不断青山的情影，耳不绝松涛的幽韵，更有碧绿的麦陇，如荼的杜鹃，点缀田野，快目爽心，直使我赞不绝口。

其实中国的江南川北，也何尝没有好风景，何值得我如是沉醉；但是“蓬莱”另有“蓬莱”之景，其潇洒风流，纤巧灵秀，

不可与中国流丽中含端庄的西子湖同日而语。所以我虽赞许蓬莱之美，亦不敢抹煞西子湖之胜；燕瘦环肥，各有可以使人沉醉之处呢！

（选自《当代女作家随笔》，
上海中央书店1935年4月版）

愁情一缕付征鸿

顰：

你想不到我有冒雨到陶然亭的勇气吧！妙极了，今日的天气，从黎明一直到黄昏，都是阴森着，沉重的愁云紧压着山尖，不由得我的眉峰蹙起，——可是在时刻挥汗的酷暑中，忽有这么仿佛秋凉的一天，多么使人兴奋！汗自然的干了，心头也不会燥热得发跳；简直是初赦的囚人，四围顿觉松动。

顰！你当然理会得，关于我的癖性，我是喜欢暗淡的光线，和模糊的轮廓，我喜欢远树笼烟的画境，我喜欢晨光熹微中的一切，天地间的美，都在这不可捉摸的前途里，所以我最喜欢“笑而不答心自闲”的微妙人生。雨丝若笼雾的天气，要比丽日当空时玄妙得多呢！

今日我的工作，比任何一天都多，成绩都好。当我坐在公事房的案前，翠碧的树影，横映于窗间，淅淅的雨滴声，如古琴的幽韵，我写完了一篇温妮的故事，心神一直浸在冷爽的雨境里。

雨丝一阵紧，一阵稀，一直落到黄昏，忽在叠云堆里，露出一线淡薄的斜阳，照在一切沐浴后的景物上，真的，顰！比美女的秋波还要清丽动怜，我真不知怎样形容才恰如其分，但我相信你总领会得，是不是？

这时君素忽来约我到陶然亭去，顰！你当然深切的记得陶然亭的景物，——万顷芦田，翠苇已有人高。我们下了车，慢慢踏

着湿润的土道走着，从苇隙里已看见白玉石牌矗立，呵！掣！我的灵海颤动了，我想到千里外的你，更想到隔绝人天的涵和辛。我悲郁的长叹，使君素诧异，或者也许有些惘然了。他悄悄对我望着，而且他不让我多在辛的墓旁停留，真催得我紧！我只得跟着他走了；上了一个小土坡，那便是鸚鵡冢，我蹲在地下，细细辨认鸚鵡曲。掣！你总明白北京城我的残痕最多，这陶然亭，更深深的埋葬着不朽的残痕。五六年前的一个秋晨吧：蓼花开得正好，梧桐还不曾结子，可是翠苇比现在还要高，我们在这里履行最凄凉别宴，自然没有很丰盛的筵席。并且除了我和涵也更没有第三人。我们带来一瓶血色的葡萄酒，和一包五香牛肉干，还有几个辛酸的梅子。我们来到鸚鵡冢旁，把东西放下，搬了两块白石，权且坐下。涵将酒瓶打开，我用小玉杯倒了满满的一盏，鸚鵡冢前，虔诚的礼祝后，就把那一盏酒竟洒在鸚鵡冢旁。这也许没有什么意义，但到如今这印象兀自深印心头呢！

我祭奠鸚鵡以后，涵似乎得了一种暗示，他握着我的手说：“音！我们的别宴不太凄凉吗？”我自然明白他言外之意，但是我不愿这迷信是有证实的可能。我咽住凄意笑道：“我闹着玩呢，你别管那些，咱们喝酒吧，你不是说在你离开之先，要在我面前一醉吗？好，涵！你尽量的喝吧。”他果然拿起杯子，连连喝了几杯，他的量最浅，不过三四杯的葡萄酒，他已经醉了——两颊红润得如黄昏时的晚霞。他闭眼斜卧在草地上，我坐在他的身旁，把剩下大半瓶的酒，完全喝了；我由不得想到涵明天就要走了，离别是什么滋味？不孤零如沙漠中的旅人吗？无人对我的悲叹注意，无人为我的不眠嘘唏！我颤抖，我失却一切矜持的力，我悄悄的垂泪。涵睁开眼对我怔视，仿佛要对我剖白什么似的，但他始终未哼出一个字，他用手帕紧紧握住脸，隐隐透出啜泣之声，这旷野荒郊充满了幽厉之凄音。